

萬  
盒  
類  
稿

1500



蒿盦類稿卷二十九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本衙門撰文臣馮煦恭擬

山東巡撫張曜祭文

交運或與善人之有於金更總計

朕惟聽鼓鼙而懷良將難忘盡瘁之忱錫圭鬯而獎勞臣  
正倚方剛之佐嘉遠猶之屢告思日能襄悼末疾之偶嬰  
大星遽隕爰頒嘉奠用勵殊勛爾原任山東巡撫張曜志  
篤精純材優幹濟旣謨猷之內燭亦弢略之外符屬以寇  
氛起而敵愾援枹雷動小醜狼奔飛檄流渠魁蛾伏一  
麾坐鎮循聲介韋白之間七校專征偉烈樹光黃之際刈  
亭都而秉鉞砥蒿少而搴旂荷相轉箭之限遊紙西體乘  
先帝特達之知協太人師貞之吉甫宣藩翰俄總戎旃允

文武之兼資屏除一格亦猛寬之交濟經營四方隴下留  
屯士識投壺之雅天山戡定人歌傳箭之勛振旆西歸秉  
鞭東鎮封章夕上懲蠹蝕於錐刀飛蓋晨巡拯鴻噉於衽  
席吏各安其教令民並仰其設施石礎百盤早建防河之  
策戈船三翼更張橫海之威由豫而皖而邊陲轉戰越三  
萬里自令而牧而專閫敷歷垂四十年入稟廟謨出隆疆  
寄方資倚畀倏告淪徂每披易簣之遺章猶塵運籌之遠  
略臨軒震悼撫几驚嗟念茲匪懈之誠沛以殊常之澤進  
階宮保列傳史宥華袞重延俾善人之有後帑金更錫信  
廉吏之可爲素旒言旋雕筵式薦於戲緬在昔西疆風靖  
屹然留銅柱之銘愴今茲東岱雲歸遯矣變玉旌之色欽





山東巡撫張曜碑文

朕惟文武兼資者佐命之英賢初終不替者酬庸之茂典  
生則望隆三府辰猷上播於鈞衡沒則寵逮重泉申命下  
銘於鐘卣爰頒溫綽俾勒貞珉爾原任山東巡撫張曜機  
鑒清道材猷練達甫膺百里之寄迺蘊六弰之奇車鼻未  
擒旄頭始奮三曾秉武晨摧南部之鋒八校分行夕執東  
都之銳一甄縣譜再續州箴貫夷險於一誠綜洪纖於百  
度棠陰聽訟恢閔抱而文通柳幄宣勞展壯猷而武達所  
向皆捷何遠弗賓移旌嵩洛之陰弭節伊涼之部封狼胥  
於漠北卷甲前趨綏雁戶於渭南扶輪後侍一封乘傳旣  
清玉塞之塵三接來朝亦直金門之衛峻功甫奏懋賞頻

頌籍注丹毫中丞實六卿之長冠影翠羽都護廟五等之  
班入告嘉猷戴斗杓爲喉舌出撫方鎮壯干城爲腹心乍  
鞅掌於潁龔俄建牙於海岱拔尤甄逸識羣士之雲興解  
嬈除苛徵庶民之星好循績已更夫三考懋秩將畀以九  
遷紫閣留形儼觀鄂公之毛髮黃圖翊運難忘祈父之爪  
牙方資仗節之勞遽悼騎箕之速寵施迭賁軫惜逾恆張  
治譜於四維生民不匱樹威稜於六伐克敵爲昭錫以嘉  
名曰勤曰果於戲萬里鷹揚紫塞奏摩崖之績一朝鶴化  
丹書鐫表墓之文以勵後昆毋忘先烈



山東巡撫張曜入祀賢良祠祭文

朕惟裒賢崇德書垂元祀之文禦患扞災禮重大烝之典  
執干戈以衛社稷勤事宜先布几筵以薦馨香報功不朽  
旣鐫貞碣更侑崇祠爾原任山東巡撫張曜蜚聲士表奮  
跡戎行當逋寇之稽誅有異軍之特起始治兵於蓼國玉  
駑銷芒繼作宰於茹陂金樞肅憲西陽秉鉞攻同開維戊  
之章南鄧麾戈耆定叶由庚之奏藩條乍縮幕府重開瞻  
百二之堯封乘輅東狩總三千之越練卷旆西征歌傳敕  
勒之餘威讐伊吾之表風行榆塞張我武之維揚日覲楓  
宸嘉爾能之各奏辰章寵被子惠歿敷往提百粵之封來  
按三齊之部旅歸士忭吏畏民懷遠邇皆孚臨事能持大

體表裏如一端居倍矢小心際三川橫溢之時規千乘順  
流之軌檐帷曉駐拳茭爲塞宣房舟楫宵巡伐竹更徵淇  
右寢饋胥輟櫛沐維勤正緣事而效忠乃積勞而致疾沈  
菑未澹良弼先徂生有自來允作禁中之頗牧沒而猶視  
再生閭外之甘陳旣著績於旂常宜升馨於俎豆青蘋春  
薦儼布澤於漢南丹荔秋陳恍宣威於潯北壯心未沫常  
懸捧日之心偉略誰儔永列凌煙之次嘉其勤果祀以賢  
良於戲風卷靈旗繼一代從龍之彥雲升嘉鬯順三終成  
象之章懿此潔蠲庶其歆饗

刑部尙書嵩申碑文

朕惟尙書爲喉舌之司明刑特重都護實瓜牙之寄宿衛  
攸資生則績懋雲司兼獎成勞於少府沒則恩施露湛宜  
隆幽寵於重泉爰沛溫綸俾鑄貞碣爾原任刑部尙書嵩  
申植躬醴粹幹事閎通學早懋於家修材更優於國故纘  
承舊德誦三世之清芬綜貫羣言通六家之要指旣登甲  
第彌習庚經校東觀之秘藏董西清之庶務刪繁補漏端  
渠範於秩宗酌盈劑虛贊權衡於計相周廬夕衛領三衙  
統制之班藩部晨朝理四譯會同之要權司再督廉而不  
阿文柄屢持澄而不撓洎邦刑之是掌愈朝望之允孚斂  
楚獄凡四百餘信猛寬之交濟決蜀罰至二十上疑輕重

之胥平實錄一朝昔珥丹毫而記注會修六典今披青纂  
而裁量既擅文通亦徵武達班崇豹尾肅蘭綺之前行校  
列螭頭精柳圍之後勁而又宣勤內府尙食上方宮銜寵  
進於三孤宸翰榮頒於五秩烏臺平決屢聞執簡之爭鸞  
禁迴翔更式鳴鞭之度綜萬壽昆明之勝得侍游觀儲三  
雍雅樂之材俾資教習方深倚畀倏告淪徂念執事之維  
勞洵易名而無忝勤學好問徵欲然自歎之衷衷過盡忠  
矢慎爾在公之志曰文曰恪象厥生平於戲三宥而爽鳩  
有寄每懷司憲之風重霄而化鶴來歸盍視樹阡之表用  
揚休命以勵後昆

工部尙書祁世長祭文

朕惟職專喉舌司空實百揆之先任寄腹心京兆爲三輔  
之最方成勞之是獎胡末疾之不斟贈卹旣優潔蠲亦逮  
爾原任工部尙書祁世長持躬恪謹績學淹通縣世澤於  
青箱扇門風於黃散早登東觀洵長西臺廉而不劇懷楊  
震之四知直而不阿陳魏徵之十漸青齊按俗持斧宣威  
紫禁趨公鳴鞭表度一翔使節收湘曲之梗枻再校禮闈  
作洛京之棫樸視學歷三省而澤姑孰爲尤深效職徧六  
官而總司憲爲最久洎陟正卿攸資良弼執三朝之傳笏  
正色維昭際四裔之獻琛隱憂獨切筦紫標於少府稽紅  
朽於太倉唐仁祖之領工曹才本優於理劇柳仲郢之兼

京尹誠彌竭於撫災倚畀方深淪徂倏告厲清操而敦亮  
節中朝孰比其丰裁遠新進而親老成遺疏不忘夫匡弼  
披章震悼撫几驚嗟頌經被而飾終肆禮筵而式奠於戲  
舊臣不作愴百年喬木之遺浩氣常存歆一旬秋蘋之薦  
爾靈未沫尙克欽承

工部尚書派世具祭文

工部尙書祁世長碑文

朕惟百工釐敘資蘭省之清裁三輔提封展莎廳之幹略  
正秉鞭而作牧俄撤瑟而告終爰沛温綸俾鑄貞碣爾原  
任工部尙書祁世長機鑿閎通襟期淵默誦清芬於三世  
綜要旨於六家甲第早登庚經彌習學期世用每陳陸贄  
之編清恐人知不納胡威之絹甫校文於衡麓旋按事於  
濟陽學傳三乘溯皖浙而達畿輔禮闈再總選庠塾而貢  
成均旣周歷乎六曹迺游登乎三事陟西臺而平決白簡  
霜飛直東觀而參陪丹書日講洎司秋憲再補冬官肅柱  
後之羽儀宣輦下之喉舌司空掌邦土端揆旣式乎三朝  
京兆冠臺衡董正更先乎百郡格遠人而屏異物端居獨

抱殷憂稽少府而覈太倉臨事能持大體閱猷未竟碩輔  
先徂緬幹事之維貞易嘉名而肇錫勤學好問見表裏如  
一之誠補過盡忠矢進退無私之志諡曰文恪象厥生平  
於戲典型安在虎賁尙識乎遺規靈爽式憑鶴化定歸乎  
華表嘉茲休命勵爾後昆

江陰尚書孫氏靈鏤圖



軍機大臣兵部尙書許庚身祭文

朕惟六師職重尙書兼喉舌之司一德謨明樞輔實股肱  
之寄方嘉猷之是賴胡未疾之不斟遽悼騎箕宜頌奠  
爾原任軍機大臣兵部尙書許庚身質性忠純經猷練達  
早紹蘭臺之學遂躋薇省之班東觀晨參西園夕值淹通  
舊典屢承門下之咨慎密深衷不道禁中之事旣兼內制  
洊陟列卿甫秉節於黔中俄乘輶於江左一視豫章之學  
剗僞還醕再衡京兆之文拔尤甄逸洎司秋憲復長夏官  
每聞造郟之陳彌獲沃心之效亦謀亦斷萬幾襄日贊之  
勤不激不隨八表仰風規之正綜庫務而靖共匪懈晉宮  
銜而眷注攸隆經營四方紀丹書之遠略會修六典抒青

簡之閱裁密勿預三朝而弼朕躬爲最久威稜瞻七伐而  
卹民隱爲尤深何圖一昔之違遽賈六符之次穢之經被  
賻之帑金寵後嗣以乙科敦宗藩以申奠載懷忠蓋爰展  
馨香於戲星辰又上中朝虛聽履之聲霖雨難期良弼愴  
築巖之夢爾靈不沫尙克歆承

晉典與承門平之否與密對爽不後禁中之事也兼內閣  
早歸蘭臺之學擬蘇赫省之班東露貝參西圖父謝前歲  
爾臥卦軍機大臣吳將尙書符與良賢符也其對國驗也  
之清式高階之長隸時未知之不揭款神想其宜解  
州州六神輝重尙書兼知書之府一舉其重其重又  
軍機大臣吳將尙書符與良賢符也其對國驗也

軍機大臣兵部尙書許庚身碑文

朕惟分峻職於六卿詰戎特重納閎猷於百揆度務惟勤  
正思日之能襄迺台星之遽隕爰頒溫綍俾勒貞珉爾原  
任軍機大臣兵部尙書許庚身雅性內含嘉謨外裕早登  
上第遂直中樞家近西湖絜澧蘭之微尙官依北極秉崑  
玉之貞操九制成其手揮百度歸其掌錄居德善俗旣宗  
族之允孚履素敷猷亦夙夜之匪懈自黔而吳而京兆校  
文屢式乎鄉闈由郎而貳而正卿奉職不離乎省闈席前  
三接效匡弼於丹箴柱下一編總裁量於青簡洎躋九列  
攸贊萬幾際四譯之會同能持大體荷三朝之眷注彌矢  
小心元老班崇西苑表鳴鞭之度上方澤被

南宮閣

賜扇之仁倚昇方深淪徂倏告緬卉年之弼亮臨朝猶望  
 來咨軫一夕之沈綿遺疏遽聞長往允懷茂績肇錫嘉名  
 動靜有則謂之恭式温温於雅量終始惟一謂之慎篤蹇  
 蹇於匪躬章厥生平斯為不忝於戲此日夢蛇有懺一尊  
 醴通德之門他年化鶴重來雙闕抗表忠之觀寵茲休命  
 勵爾後昆

升軍繼大甲兵將尚書指規良報封內舍無為於師  
 五思日之強爽歌台星之數則安厥極翰判將良報  
 期並衣劍輝涼六職請安神重臨國端代百  
 軍對大甲兵將尚書指規良報封內舍無為於師

蒿盦類藁卷三十 晉 蘇 洪 文 齊 蕭 學 音 齊 韻 論 哀 誄 三

金壇馮煦

祭桑根師文

嗚呼天篤我師弁冕一世大無能名敢陳私義歲旅屠維  
師至自浙赭寇甫夷風雅道絕世尙倚撫以刻爲詳師獨  
不然不否而臧一藝之善一行之厚其心好之不啻自口  
單門羈子困不自持教之誨之又飲食之士感其誠爭自  
濯磨豺虎之窟易爲弦歌或背而馳或僨而躓師默不知  
終始一致譬雨澤物海納百川大而能化無黨與偏國之  
利病以告九列恥爲寒蟬苟焉自潔外通中介城奧洞張  
有涉其迹孰窺其藏偉抱鴻略竝世所鮮垂翅中涂百不

一展萬口雷同懟蒼蒼天若躍而飛師下在田匪天不弔  
實民不辰豈惟在田又反其眞嗚呼辭廬西峙遺榮務安  
潭水瀾瀾蓋山盤盤春陰秋煦雜逖冠蓋兩齋都講亦與  
斯會芳草未歇奇花始胎千載且莫共此一杯掀髯拍張  
抗手呼舞忘師弟子何論賓主縱譚世變其聲觥觥洪鐘  
巨霆萬寐一醒四望之麓一拂之祠黃葉在林如壞色衣  
維諸葛陶亦薦秋芷出處翛然實一其揆作爲詩歌秋水  
委地灌白沃蘇蕩無厓際詞筆自放屈蟠龍蛇下視靡靡  
噤不敢譁疇昔之游曠如前日方忻撰杖遽悲徹瑟蓋山  
盤盤潭水瀾瀾風景不殊我師已矣嗚呼宋歐陽沒子瞻  
有辭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師于歐陽

是二是一何圖今日師不我卽民胡父母國胡蒼龜斯文  
胡傳學者胡師西州再過涕下如縻爲天下痛匪哭其私  
嗚呼哀哉尙饗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似有「...」等字樣，但無法辨識。



祭蒯子範先生文

嗚呼我窮於世動與物違覆我翼我恃公岬危如何弃我一  
一瞑西陲公之爲人海內羽儀吳蜀阻絕民莫不尸厥治  
與行百世可知而我戚戚獨申其私太歲在庚公守江寧  
我爲都講頰首一經公得我文冠之曹偶謁者在門倒屣  
恐後語不及他我文在口我泚其顏公曰否否凡在列者  
嗾公爲師我獨不前以禮自維僉目曰狂公心許之明年  
五月一郡朋試進我於坐商摧文字我可亦可我弃亦弃  
曰我任子終不予制酒酣耳熱風來虛堂解衣磅礴鬚髯  
戟張上下千古其聲觥觥我亦氣盛譏呵侯王聞者擡舌  
疾走且僵囂囂相媚叢矢我集公方排之讒口以塞我豈

能賢而公曰賢古之君子馮生有焉簡靖溫雅爲今人先  
去此儒以心彼儒以面我益自力疾名不稱終鈍且頑傷  
公之明一麾夔州別公旅次書問拳拳一歲再至夔士晦  
塞公刈其蒿學必有師我亦在招譬彼陽鳥秋朔春南歲  
歲代更如是者三我謗公雪我疑公理我饑我窮公爲之  
紀丙子端月游於東屯公前其輿我及眾賓越二十里有  
祠隣岫女蘿被壁狢猿申申繩行而上足繭手戰再拜拾  
遺我吟公呻歸而飲至白帝之下春水方生淫預如馬白  
盥赤甲一庠一庖估船相呼不聲而啞中界一綫是曰夔  
門邛夔西吸三巴北吞砥柱碣石曾不足云攜手下視風  
濤相颺東下箭激萬牛不回公起顧我快哉斯游我鼓子

舞子歌我謳人非佗喬同歸一邱云胡不樂爲千歲憂嗚呼斯游未沫公已弃我疇昔之言洞如觀火嗚呼我之欲東公色有憙謂子之歸幸輔我子分手背面半載于茲天奪我公永無見期孰雪我謗孰理我疑孰爲之紀我窮我饑而今而後我將安歸嗚呼府主之喪義當奔赴奪於所遭中不自如公之於我骨肉是侔而我於公百不一酬公不我責我寧不羞臨風泚翰涕泗川流



祭心巢師文

嗚呼哀哉維丈之行大孝終身自名曰孺得孩提眞維丈  
之志與物胞民泰山巖巖其中則春旁逮學術迴天地人  
視彼荀揚不疵而醕作爲文章悶悶淳淳上規六經何有  
漢秦百代圭臬九流摛紳如煦禱昧何詞可陳中懷其私  
百訥一申歲貞甲寅十二而弁我初識丈兒竦心羨會劉  
氏喪敖嬰庭畔丈召之前授我筆算孰乘孰除孰約以半  
四坐愕眙我易而玩十四早孤學無津涯鄉壁虛造外奪  
中乖長者文藻譬優倡俳每一見丈披榛撥霾誘我循循  
亦莊亦諧我亦自力俗學擠排讀書做人本自一事後乃  
不根一者而二自從丈游始識此義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本末輕重內斷於志年少氣盛眾目曰狂窮而賦詩斥爲  
不祥丈獨愛我力回雷同容我之狂哀我之窮我一羈孤  
寄食他縣微丈之惠孰我之援嗚呼哀哉冶山之顛石城  
之次湘鄉館之校正文字東南章縫鱗集羽萃丈於斯時  
奉母而至學涂九馱黨同伐異祖宋旣疏述漢亦碎丈游  
其閒不觸與偕抱一涵萬莫測所際歲行在巳我亦來會  
陰陰屈祠絕遠塵壒寒月在地高槐如蓋婆娑其下不巾  
不帶清談干雲棲鵲驚墜登臺四望慨焉深喟再遷城南  
小長千里丈以母來雜我妻子入不異突出不異軌休戚  
一之何彼何此丈之事母曾閔一揆母憂亦憂母喜亦喜  
已不與焉唯母之視繄我獨無涕下纏纏南樓冠斗丈與

我俱塵事旣屏耽玩內書上下儒墨或主或奴天根月窟  
入渾返虛我亦息機謚爲專愚丈歸舊樊我西適夔三載  
始東丈弔湘纍猶勞於燕幡然背飛書札歲至我匡我直  
雖異鄉縣所懷不隔要之白首終侍丈側或主或奴上下  
儒墨胡不白首罹此摧劇朝非我朝夕非我夕嗚呼哀哉  
及門諸子並天天年孔融偏宕潘尼高騫惟姚與羅樸而  
不剗先後一紀玉剖蘭捐激爲漂風蕩爲冷煙我以晚進  
幸獲其傳如何今日奉手無緣嗚呼哀哉劉子書至魄喪  
神迷使丈弃我天乎難知撫今軫昔凡百涕洟丈兮歸來  
一鑒此詞嗚呼哀哉





祭譚叔裕師文

嗚呼哀哉儀徵秉節粵學元胎東塾得之亦奇亦佻鱣鱣  
先德絕業以恢並象文明猶杓於魁我師竺生父教師教  
顓門旣傳亦劭庭誥大放厥辭惟妙惟徼風濤驚湧雲漢  
垂曜丁年射策聲弼周廬

帝用嘉之上第是除校經金匱揆文石渠頰眎同列蟬噪  
蠅呿左岷右嶓江漾所會卿雲代興執林揚旆師提其衡  
拔尤搜最前有南皮莫能兩大名滿宙合忌亦隨之一鶴  
孤騫刺天羣飛將欲擠之迺先推之匪推匪擠出之南陲  
南陲三歲百度咸理如寐使覺如仆使起民心則夷師心  
則恥幡然棄歸一官敝屣冥冥桂管背冬涉春雄虺九首

夔蛇綦綦不朝不夕潛來伺人崑崙比景斂我天民嗚呼  
哀哉予默之歲師至江左萬卷庚庚多否少可剖豪析芒  
斷之以果羣蒙旣祛其鑒在我我之不才而師曰才雕我  
麻朽策我駑駘疇昔侍坐高談殷雷鏗鏗百氏若莊若諧  
一障南征遽隕國寶民亡羽儀士失坊表峴首沈碑茂陵  
遺稟臨風寫憂怒焉如擣嗚呼哀哉

祭柯佩章丈文

大道旣隱鄒魯始縱淹中稷下談者亦中儒雅代扇在學  
有統卓哉我丈海東一鳳世傳顓經識敷鑿洞九流抉扃  
六藝折衷師陳友方蕭亦伯仲根道核藝息俗學叩表證  
孟堅文綜未重不鑿不阿依於有用聲詩闡敷削雅緝頌  
祖述少陵降則輿從幼好棲遁天門不狃益陽合肥書幣  
錯綜大孝終身不越家弄土苴侯卿爲翁翁風於戲漂流  
今日漢宋一閔漢亦非漢宋亦非宋用智自私謏聞動眾  
丈獨嶷然一覺萬夢天胡不弔忽焉幽壟燕游兼旬哀吹  
泉涌曾未奉手祛我塵雱我頑孰矻我隤孰董斂我大師  
匪惟私痛



祭曾文正公文

代

繫我清之中興兮竺康時之寶臣湘庵庵而衡嶢嶢兮鬱  
百年其降之神氛埃廓於中宸兮朝六幕以共寶勇三朝  
其塞宴兮苞乾符而絡坤珍挺炎芒於庭誥兮早握瑜而  
襄瑾提曹奩惠之戈印兮別趙犍之營陳賁典筦而邱素  
籥兮軋漙載於一軻百氏毋其萌柢兮殖蓺圃以嶙嶙石  
渠翩躑以踵起兮羌瑀瑒乎風騷入條平津之策兮出棗  
長卿之輶毳璠尺以甄才兮式舉蘅而刈蕭鈴緯候於公  
盞兮何有六峯而六戟欃槍歛其四蜚兮晻霏霏於南宇  
干戚張其縶獵兮鼓刑天之蹈儻千棗走赤白之囊兮楛  
燧燧其如雨灞上棘門若兒戲兮渺桓桓其不耆燭太白

以龕暴兮正旂鼓之堂堂十步蟠其九計兮埤垆庫與智  
囊駛樓櫓之三翼兮鯨駭波而不揚耀彌龍與蛟韞兮軼  
江漢而上翔揮輶而犁鄭舒兮投鞭以塞豫章芻颯剝而  
石罅兮十盪十決其莫當出反側於腹中兮量未度以汪  
汪勸羣慝如掃籜兮清六代之井亶建魁壘之重侯兮炳  
鴻裂於圖史顧雍封三日其不知兮棐欬欬以自熹瑤纓  
亟其貲費兮扈翠裝而雙崇五玉輯於桓圭兮綿綿躡其  
百祀邱和宴九招之樂兮醕秬鬯以上馭秉璣鏡於當胸  
兮百辟歸其端委翼躬躬其在袞兮甄四行而丸蘭玩之  
著其折屐兮孫宏進其惡餐馬如羊而金如粟兮蠟悉以  
鬻其耑燕居而檐無營兮屏百幻於犁軒彼佺攘而闢茸

兮露白章其上彈三瓠江上之節兮張夫容之幕府前章  
平使扶輪兮後蕭曹使承弣左渾瑊使奉巾兮右文淵使  
負羽七萃殷鞞以駘磔兮絜虎離於一架挽剛媵柔其淘  
汰兮綏四彝其不敢頰露賈琮之帷裳兮百城讐其威稜  
吏擣虔而面雍兮行踣跌其履久目睽睽其赤立兮孰摺  
瘕而擣瘕信符智燭以蘇世兮亦何有乎廢興宗靈澤於  
岷墟兮匯萬流而同赴大皞小皞以各鳴兮鰭笙磬之布  
漢辟九方歎之相馬兮空冀北於一顧欲祭征虜之雅歌  
兮寬嚴鄭公之禮數韜熹怒其無所形兮約髯參與短簿  
輯青衿以習禮兮翻鷲鼓之齋齋庚峭法爲馴化兮延壽  
皦其筦絃闢蕪穢於經涂兮刊三古之烏焉裊裊以綴方

聞兮導學海於百川滂委它之自公兮亶敖虞於六執案  
朱墨以旁午兮獮百亩之裔裔詩蘇黃以亞翰兮文韓歐  
以覽聽睇永草而丁真兮屑隄麋其若礪譏圍碁而佶儻  
兮陶運甓以劬勩一代掩其風物兮匱翹翹於霍衛簪遺  
眈之憐悞兮養凋瘵以變醜長孺之竭庚膾兮均鍾釜之  
所施泯泯賦尹興之粥兮紛含甘而吮滋絲百世以利其  
利兮公則瘠而民則肥胡彼蒼之不弔兮遣巫咸其下招  
也騎箕尾以返真兮旌葆馭還以莫要也雲馮馮其欲暝  
兮日黜黜而不朝也九重揮綠沈之瓜兮賤吳天而憚憫  
也易名書於宗布兮翥璇輦以逍遙也衛士椎心以飲泣  
兮降人勞面而諱號也矧履仁以戴義兮陟峴首之沈碑



攀文終之劒鳥兮儵御風其莫追平泉黯其無色兮奉觴  
奠而涕洟念公之不可復兮孰與天下之安危中朝失其  
榱棟兮鹿鹿其又何悲蓋上以爲天下慟兮而下以哭其  
私



祭何雲咳先生文

代

嗟七緯之蝕精兮兆龍蛇其不夷舟壑移而風雲慘兮懋  
哲人之先危海天瀕洞其無色兮睇松嶠而茹悲般紛紛  
以離此郵兮獨壹鬱其莫追猗殊尤之夙稟兮咀羣雅以  
爲液引謨觴而酌斟兮蕝二酉以娛其矰弋摩倉碣之殘  
籀兮枿汲冢之墜策苞三古於橐籥兮眇書淫與經溢執  
醕聽於伊洛兮紆核義而肴仁彬彬裒其文質兮覲萬象  
以當春通天地人以爲儒兮宙合望其後塵智燭信符而  
蘇世兮匪一孔之所甄何博審以好脩兮長顙領其不遇  
溷湛湛其日多兮棄周鼎而寶康瓠紛如脂如韋背繩墨  
兮荃不改乎此度忍汶汶以與終古兮聊襄羊乎前路覽

西極之遶遶兮執公儀以自臧  
翛然其憺無營兮載琴鶴之輕  
裘非事不履府庭兮識董宣之  
項彊日杜門其手一編兮振誦  
聲之琅琅要銀艾以宣猷兮律  
九章其在理蹈艱劇若九達兮  
何有形茹而神蘖屏苞苴於丙  
夜兮鑒臣心其如水鉏熹愠而  
魁所形兮哀愔愔之元旨吏跼  
蹐於冰上兮秉璣鏡而在中牖  
民遺其刀布兮踵雅化於文翁  
豪右望景而讐慄兮亶疾惡其  
如風召其父而杜其母兮聆謳  
歌之來同陽侯儵其凌厲兮肆  
厓崩而焱翁鬱蘊隆之蟲蟲兮  
孰凋劫之是輯翼舩艫其若鳧  
兮民則燥而公則溼所施均於  
鍾釜兮越齊晏與漢汲熨爨羅  
羅其椎跣兮性禱杙而不馴設  
鉤置距以戒梟兮受纓縻而其  
賓竝

馬援之下五溪兮譬陶璜之伏九真  
媻剛旋柔綏在遠兮  
孚恩信之璘玢西昌未封其釁鼓兮  
投一面之湯網帥千  
騎以犁庭兮振十決而十盪侏儻爭  
陳其番樂兮蛇行蛾  
伏其莫敢仰約十二章以爲法兮陋  
甘陳於既往天山積  
上古之雪兮障蒲昌而東之穴九梯  
而奉使兮繩行沙度  
其不疲旃裘君長與揖讓兮撓酒而  
進畱犁狼臙象卉歸  
操縱兮納萬里於履綦玉帳英英以  
握奇兮百氏集其狐  
腋六弢六峯以囊括兮參緯俟於黃  
石演李衛公之陳圖  
兮駢麇超而虎超劔道卅三十六章  
兮宿將聞而辟席關  
烏號而駭鎖雲兮引兩石之在柔瞬  
一發其沒羽兮同援  
臂之不俟河圖九曲其在掌兮策賈  
讓以優優千派導其

歸墟兮胡瓠子之足憂伊泰西之煽釁兮張魑魅於白日  
書侃侃以上臺省兮陳六箴於倉卒閭闔謬廓而莫排兮  
空目劇而心銚忿悁悒其不一試兮縹綿綿其自疾阿媚  
骯靡以爲俗兮終名闕而志希賦遂初而尋芟製兮望三  
徑而獨歸父老臥轍畱侯霸兮涕如雨其共揮囊書載石  
以表絜兮何有囂囂之是非邈惺惺以遺世兮覺皆醉而  
皆濁在窮壑而同靜兮登澹臺之峩躅艾康素而違垢兮  
韜沕穆而葆朴杳不知物外之滄桑兮栝乾坤於一握敦  
韋弦於幽摯兮充翬翬之德符言壇宇而行坊表兮不與  
時爲毀譽輶千金如倣屣兮紛匡因而翼孤量汪汪其莫  
竭兮籠荀陳於往圖辭源雪其靈衿兮拾騷雅於一瀋鯨

跋溟開以傾瀉兮迴含任而吐沈清譚霏其瓊屑兮渾九  
流之畦町頌酒德而歌琴緒兮謂撮囊其在屏長公觥觥  
以蔚起兮執東觀之斗樞出岱宗之膚雲兮彌惠雨而四  
剪庚峭法於汾陰兮甸督俗於鄭舒鬱一世之寶臣兮稟  
庭誥於昔趨江上持其絳節兮渺安車而莫御含神霧於  
在山兮葆徽徽之太素一室連翩以問字兮遜鸞翔而鳳  
翥羌靈貺之自甄兮永百年以游豫驀天上之京兆兮執  
玉符而下頌也刻裴子舒之亡日兮澹神采以蕭閒也翩  
旌葆以修逝兮雲車透蛇而莫攀也薄日黹其失曙兮八  
州雪涕以潛潛也矧戴矩而履規兮覽德翬於南宇曰可  
左彭而右佺兮將于鼓而于舞胡猥颺之鍛鷗翼兮遺劔

鳥而終古歛大招其歸來兮幸鑒誠於芳杜

...

...

...

...

...

...

...

...

...

...

...



祭辭母郭淑人文而淑越豐喬欲榮輝命于以淑學  
嗟須女之拵曜彤筦闐其不芳靡疏宗與假戚雪涕泗而  
沾裳緬淑人之令望植儒伐於滁陽承乾蔭之翼翼迹以  
晦而道昌幼湛默以自閑曷由敖而由房自矜輦與鑄燧  
儼旣飭而旣匡寬一眚於臧穀弼德量之汪汪又有容而  
有別程殿最於勤荒嫺班昭之七誠復弦詩於亨萋三閭  
揚其靈修乃畋漢而獵唐屏廣坐其墨墨洵弢美而含光  
歸河東之清胄戛徽佩而斯皇肅威姑其在養數馨膳而  
燂湯鬱橫舍而久蟄曾無介於燄芒謂窮達其有命時平  
失而莫償綜奴舂與婢織無一息之或違暑卻箠而弗御  
冬十指其若僵得顓壹於羣籍排金門兮玉堂始總轡乎

皇路丁赭寇之披猖提纖弱而自北險且逾乎羊腸其迴  
翔於輦下儷索米之東方踞竈觚而執劬紛麈碎其自將  
注甲乙於計簿靡洪纖之不覆嚴汜埽於一室黠勘恣乎  
丹黃閒一篇以相訓願百歲而偕臧賡雅樂於房中持正  
變之大防陟西臺而視草不一嬰其神明際太阿之旁落  
中宵起而徬徨獨相規以大義兒女子非所望彼牛衣之  
啜泣終有忝於王章邈秉正以疾衰朋共鵬而目張齊得  
喪一物我見不域於故常乘西江之一傳哲人倏其淪亡  
誓捐脰以殉之責後死其孰當茹左飭而右粥越四歲以  
俛俛翩一櫂而圖南依我師於古杭猿鶴紛其見招反桑  
根之舊壘條百度而咸理渺豐嗇於滄桑敦令子以鄉學

誦楹書之琅琅一鐙於丙夜旣章櫛而句詳授韋逞以  
經術節又厲乎范滂欣貢樹之方馥察孝廉於宗鄉懿北  
征之再賦壺伐式其表坊行起居於八坐抗鍾郝而頡頏  
胡女宗之驟斂騁玉軟於天閭家賈庇其茹怨國喪淑而  
永傷蘭儀摧而玉毀激楚挽其悵悵哦靈旗之四卷庶來  
歆兮椒漿



祭辭母楊夫人文

旃蒙作噩我師云徂夫人來奔江左辭廬我哭寢門亦奉  
起居醕德含光與師合符曾不終星夫人長往從師九原  
安仰安放滬北風蕭淮西雲莽女士所悲矧在吾黨嗚呼  
哀哉昔師高蹈桑根之陰三餘焯掌六經醉心夫人旣嬪  
昭茲德音在佩爲瑱在御爲琴孝乎唯孝閔蹠曾跡左酒  
右漿俛焉朝夕上堂槃匱下堂刀尺百勞丁躬我師則逸  
師陟上第迴翔王畿赭寇倏東震我淮肥夫人辟地數蹈  
危機踵師於越獨鶴與飛師宰嘉善民懷士嚮釋紛除嬈  
扶傾抑疆夫人相之百度以廣厥土宜蠶亦績亦紡一遷  
豫章再起守杭夫人竝從徽佩斯皇含桓吐鮑陵孟轅梁

載此坤輿地道用光師謝朝列皋比坐擁南東儒林焱赴  
星共淬厲頑鈍削斲拳腫大而能化不囿一孔於時夫人  
養眞抱虛欣翫旣澣苞酒亦儲西湖一櫂林下風疏師顧  
樂之經獵史漁師移建康夫人南反桑根之陰好是棲遯  
六姻扶輪三郇承幃聲蜚外臺望峙中壺有子嶽嶽卓爲  
時英丸熊助苦封鮓厲清貢樹方馥憩棠亦貞夫人聖善  
寶彌之成嗚呼哀哉子兮待養母兮告終天平人乎斂我  
女宗玉質掩曜蘭儀刈叢我亦無母憂心以忉嗚呼哀哉  
臨風申慕瞻望南維陳我蕙肴薦我椒醑旣悼夫人復念  
我師反袂惻惻涕泗漣沔

祭仲兄文

嗚呼哀哉少罹天酷奪我父母伯兄繼之何恃何怙內則  
一妹外則一兄相養相勞相教以成嘗謂百年共此晨夕  
饑寒驅之東西乖隔妹既有歸兄又棄我出入瑩瑩百無  
一可四海之大萬族之生我於其間若風吹萍又如中路  
失乳之嬰嗚呼哀哉自兄之歿背冬徂春夕非我夕晨非  
我晨夢不我告神不我復匪兄棄我我之不淑我今送兄  
父母之側死而有知其樂何極若其無知歸之太空猶將  
愈我出入瑩瑩嗚呼哀哉





祭張又堂提督文

代

瀉霍峩峩淮肥湯湯誕降英偉我武維揚赭寇鳴張羣捻  
亦棘天生李晟爲唐社稷以備以翼繫公實資匪翼備之  
又肺附之淮軍勃興始張靖達規畫左右洞見耑末廬鳳  
壽穎多忠義民可用其眾傾否濟屯今之祖生靖達獨步  
公奉尺一上曾太傅靖達有云張君助予一成一旅中興  
權輿劉吳周潘皆深相結淮材唯盛與湘比烈周覽阨塞  
游求俊豪進與賊薄復無爲巢移旌贛南亦特亦角躡徽  
鏟甯三階以擢戈船三翼焱馳電驅江滬一瞬會師於吳  
吳雄南戒豺虎淵藪鼓勇無前錫巴圖魯每有攻戰因地  
出奇所嚮輒勝窾導隙批下縣十七府三省一劇若堅壘

猶勞於櫛吳之初夷莽伏蘖叢以輯凋戶以乞崇墉建康  
之廬士橫十五抑之驅之民復其所竈于不牽撓通餘西  
負海十舍摧旄刈倪諸將逡巡莫敢先發率士九百膏我  
斧戍龍虎盤踞南東舊都以攘以靖外內允符出防臨淮  
捻氛相屬法古車戰賊騎以蹙典軍二紀廉而有威千金  
一塵斂我銜鞵有兄結纓夜走虎穴卒完其喪誠濟以譎  
知人善任士亦附之不守故常唯材之宜材官蹶張擁旄  
挖紘如某輩流指不勝屈功成不居幡然遂初弢我羽葆  
御我板輿難進易退古之亮節今也不然爭翕翕熱我公  
高尚竝世所希建康神皋獨鶴與飛母憂亦憂母喜亦喜  
白華南陔未云顓美春煦秋陰一觴一琴乘時玩物實獲

母心子姓英英總轡皇道母顧而嬰楹書庭誥依依左右  
越十九年母疾在侍搏地諄天自母之徂神亾質在曾不  
終星亦歸東岱於戲哀哉六幕未康一柱先折部曲椎心  
邦人濡血於戲哀哉戕戕溝霍湯湯淮肥將軍一去雲日  
無暉

其大瀉血飲遺毒如婦婦雷暴揚揚眼獄軍一去雲日  
 舞星亦識東海外遺哀姑六韓未想子林炎飛滿曲謝身  
 越十血羊母速在謝燕與藉天自投之匪帳以贊奔曾不  
 結小年我英英懸壽皇前如鳳而翠鳳書與諸君於空春

蒿盦類稿卷三十一 雜纂二

金壇馮煦

彭城答問

乙酉之秋館於彭城段生士鈞兒子婁生閒有質問爰  
舉前人之說斷以己意或兼存異說以俟質之有道者  
所得既多乃彙而錄之以資攷索備遺忘若云比於小  
同鄭志履齋示兒編則吾豈敢

鈞問孟子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集注品節文章而趙  
注則云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二說何從

答節者損其太過也文者益其不及也其實則中也蓋事  
親從兄心雖無窮而不可不止於有限之分意雖質直而

不可不行以委曲之儀小戴記檀弓篇云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正謂此也且禮莫大於喪禮子夏子張之除喪也一則曰先王制禮而不敢過也此節之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此文之也焦氏循正義申趙云太過則失其節故節之太質則無禮敬之容故文之先得我心矣

婁生問貉稽注貉姓稽名貉莫舉其地否

答焦氏正義云音義曰丁云貉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纂文曰俗人姓也張亡百切說文云北方人豸種也焦亦兼存兩說今讀作貉不作鶴則正用張說矣

鈞問孟子稽大不理於口趙注理賴也集注本之又申之

曰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然訓理爲賴於義似未顯  
答焦氏正義云國語晉語君得其賴韋昭注云賴利也不  
理於口猶云不利於人口也則焦亦以理訓賴爲未安故  
曲引一訓賴爲利者以爲之辭至理俚音同義通說文俚  
聊也廣雅釋言俚聊也俚賴也是理訓賴俚亦訓賴故可  
取以爲證然謂不聊賴於口義仍未顯案廣雅釋詁云理  
順也而說文順又云理也二文本互訓此不理於口卽不  
順於口一詁已明不必初訓爲賴又轉訓爲利亦不必假  
借爲俚也若疏謂稽大不能治人之口則云稽不能理人  
口矣非人口於稽不理也不益支邪

婁生問晉梁弘一見桓三年晉武公伐翼梁弘爲右一見

僖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師於殽梁弘御戎相距八十二年是一人否

答禮大夫七十而致仕又古者五十不爲甸徒弘卽老壽已在耄耄之上不當復與兵革杜僖三十一年傳鄭洩駕注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此亦其類也

鈞問能有二音一在灰韻一在蒸韻在灰韻者訓獸又訓三足鼈在蒸韻者訓人之有賢才其音義並相通否

答能說文熊屬足似鹿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漢書高帝紀注略同則獸爲正義才能爲借義也古並讀奴臺切離騷又重之以修能與佩叶東方朔畫贊觸類多能與才叶陸機挽歌殺子非所能與思叶潘尼瑋瑁椀



賦水陸皆能與才萊叶皆其證也又與耐台通禮記禮運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鄭注耐古能字樂記故人不耐  
無樂鄭注耐古書能字也史記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  
比名曰三能注云卽三台蓋耐台與能並近灰部之音故  
得相假若如今讀奴登切則去之遠矣是灰韻爲正音而  
蒸韻爲借音也熊屬之獸與三足鼈自是二物爾雅釋魚  
釋文能如字又奴代反則其音亦正與熊屬之獸異耳  
婁生問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杜注天子卿文公十  
四年冬單伯如齊杜注周卿士公穀則云吾大夫之命乎  
天子者也張氏洽胡氏安國並主之然否  
答杜注又云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於齊旣命魯爲主

故單伯送女不稱使公穀不知經文逆字爲送字之譌而  
曲爲之說其如齊之單伯於其執也則注云恨魯恃王勢  
以求女故於其歸也則左氏傳云王故也其爲周卿士皆  
確然無疑毛氏奇齡難公穀則云不知單是畿內采地而  
世以采爲氏者其仕於王朝已非一世春秋所稱單伯單  
子皆是也而謂魯有單采乎有單氏大夫乎斯得之矣  
婁生問左文十八年傳流四凶族疑爲虞書孟子之四罪  
而杜於渾敦窮奇檮杌卽注以驩兜其工饗饗獨不云  
三苗其亦有脫文邪  
答虞書四罪而天下咸服鄭注引此傳下云驩兜爲渾敦  
也其工爲窮奇也緜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饗饗可知孫氏

星衍今古文注疏云鄭以驩兜爲渾敦云云者春秋文十八年疏云堯典帝言共工之行云靖言庸違傳說窮奇之惡云靖諧庸回二文正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堯典帝求賢人驩兜舉共工應帝是與共工相比傳說渾敦之惡云醜類惡物是與此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堯典帝言鯀行云弗哉方命圯族傳說禱杙之罪云告頑舍囂傲很明德卽是弗戾圯族之狀且鯀是顓頊之後知禱杙是鯀也尙書無三苗罪狀旣甄去三凶自然饕餮是三苗矣案孫氏所引疏文與書正義略同則四凶族之爲虞書孟子之四罪必先儒相傳舊說故鄭注書用之杜注左傳亦用之而脫謂三苗一句耳且書孔傳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

鬻鬻亦縉雲氏後復何疑邪顧寧人先生左傳杜解補正  
云此與孟子四罪不同解云驩兜共工鯀恐未必然至縉  
雲氏有不才子則杜亦不能以三苗釋之矣先生殆偶未  
檢書孔傳與鄭注邪惟書正義引杜注亦不及此則注脫  
亦舊矣

又問論語作者七人矣七人集注無所屬亦有可徵否  
答七人凡四說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簣儀封人楚狂  
接輿者包氏咸也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連者王氏弼也謂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篠長沮桀溺  
避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簣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  
爲十之誤者鄭康成也

並見論語疏

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者張子及程子也

見示兒編引藝苑雌黃謂伊川語錄或曰橫渠說

漢魏諸儒

以此句與上賢者辟世一段合爲一故包訓作爲爲云爲此辟者凡七人宋儒以首有子曰二字遂離爲二故程子訓作爲作者之謂聖之作然紫陽訓作用李氏說云起也則兼用漢宋之間矣諸家各有所持未易折衷故紫陽云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鈞問論語攻乎異端集注如楊墨之類是也邢氏正義亦云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也春秋時楊墨未出其謂諸子百家之書者何指

答何注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異端非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也孔氏廣森

經學卮言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大學他技注云異端之  
技也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  
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字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  
集序曰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博學反約之意案此三  
說皆與集注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相合正不必實有  
所指也至戴東原云端頭也凡事有兩頭業精於專兼攻  
兩頭則爲害耳是以端爲執其兩端之端其說雖巧而實  
支矣又案示兒編云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  
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  
止則別一說也

婁生問春秋傳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而孟子有滕

文公不應複諡如王胡齊南齊書中相時炎中廢諡入士  
答趙注引古紀世本云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  
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以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  
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翟氏灝考異云春秋傳  
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已有諡文者後世  
不應犯同信乎文非本諡而但以行文德稱也同時魯文  
公見於史記在世本乃云湣宋康王見於國策在荀子乃  
云獻王微弱之國垂至於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諡不獨  
一滕君矣以風質外凡入士之諡諡曰文與入士與代  
又問論語周有八士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別有  
見於傳記者否本禮記郊特牲注知入本禮記郊特牲注

答謂成王時人本鄭康成謂宣王時人本劉向馬融二說  
皆別無依據案八士者尹氏而虞官文武時人逸周書和  
寤篇曰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此尹  
氏之證也國語晉語文王詢於八虞賈侍中注云周八士  
皆在虞官引論語十六字爲證此虞官之證也董仲舒春  
秋繁露曰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興周也  
云周之興則不得至成宣故漢書古今人表列之伯夷叔  
齊之下合上二說此文武時人之證也或謂逸周書克殷  
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卽仲忽乃命南  
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卽伯達十亂之南宮括卽伯适  
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卽仲突仲忽遂疑八士



皆南宮氏孔氏廣森又爲之說曰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  
異宮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蓋達适忽尹  
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居稱  
之耳其說甚新而不知詢於八虞下又曰度於閔天而謀  
於南宮則八虞外別有南宮氏未可強同且南宮括亦未  
爲虞官邪

又問左隱公三年傳君氏卒謂聲子公穀作尹氏謂周世  
卿說者夢如以何爲長  
答近時治春秋者各執一說互攻交譏卒亦莫能一是今  
並舉其說論斷之而折衷於公穀然春秋先聖所手定未  
易窺測今之所傳簡編不能無脫佚亦未敢爲定論也

顧氏炎午日知錄曰君氏卒以定十五年妣氏卒例之從左氏爲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爲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案賈氏集釋云定公十五年妣氏卒公羊傳曰定妣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穀梁傳曰妾辭也哀公之母也卽隱以攝故謙不爲君從妾辭而書亦不當貶去其姓明矣又惠氏士奇春秋說曰說者謂君之母氏故稱君氏而不稱姓其說雖合於左氏然左氏莊元年傳曰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然則不稱姓是絕不爲親也可乎

又曰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

然則去其夫人卽爲君氏矣案宣二年傳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謂當時有此稱則此去姬字亦爲君氏又何說邪

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公穀作尹篆文殘脫左氏昭二十年傳棠君尙釋文君或作尹荀子大略篇堯學於君疇注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案此說甚巧然君可殘脫作尹尹獨不可附益作君邪此本無說也

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鄭大夫尹氏也蓋指隱十一年傳所稱與俱歸之尹氏其說甚辯然三傳所無他亦無可證者故黃氏曰外大夫不書卒卽隱與俱歸爲魯臣不爲大夫也曷知之隱不爵大夫穀梁氏已著其說矣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天子之外諸侯嗣也故卒稱爵內諸侯祿也故卒稱氏其王子弟則以王子爲氏或稱其采則以采爲氏皆不稱爵春秋志外諸侯之卒也詳志內諸侯之卒也略外諸侯之卒微而不名者凡五皆小國微之故不名強而不名者惟一而凡四見焉秦強國也惟瑩稻名餘皆不名貶之故不名內諸侯之卒者三人尹氏王子虎劉卷其不名者尹氏一人而已或曰譏世卿也爲此說者蓋見周尹氏齊崔氏皆世卿或弑其君或亂王室春秋皆稱氏而不名故以爲譏世卿然則稱爵而不名者又何說而不名哉內諸侯卒而不名則爲之說外諸侯卒而不名則無說焉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宿男滕子辭伯秦伯

杞子皆不名其卒也以爵卒尹氏亦不名其卒也以氏卒一也奚獨於尹氏而疑之諸侯卒名而葬不名卒告而葬不告告者告於天子故春秋志內外諸侯之卒皆臨之以天子而稱名微國不名者如宿如杞如郕如滕皆凌夷衰微不能以其名達也其後晉主夏盟扶而存之因得以其名上達故滕杞郕皆名內諸侯之強如尹氏外諸侯之強如秦伯皆有跋扈不臣之心故春秋三書尹氏四書秦伯始終貶之而不名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又問禮記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韋昭國語注以爲句龍是后土社一也而月令其神后土鄭注云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犁兼爲土

官正義云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爲犁者以句龍初爲后  
土後轉爲社后土官闕犁則兼之則離后土與社爲二矣  
其說然否

答左昭二十九年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  
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明犁與句龍爲二傳又云后土爲社  
而杜注土正曰后土傳云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  
野則爲社明句龍后土社爲一以外傳徵之說文社地主  
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證一呂覽季冬以供  
皇天上帝社稷之享注社后土之神謂句龍也證二書夏  
社序欲遷其社不可馬注社句龍也證三獨斷上社神蓋  
共工之子句龍也證四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注社

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證五詩甫田傳社后土也證六書武  
成告於皇天后土傳后土社也證七周禮大祝先告后土  
注后土社神也證八故王氏懋竑曰左傳句龍爲后土后  
土爲社則是句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爲社神也月令  
土旣是五土之神正與左傳文合鄭孔之說非也蓋鄭注  
徒以中央土繫於季夏之後稷實火正疑得兼之正義又  
曲爲之說遂不暇及傳文矣

鈞問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或云齊地隱三年齊鄭盟於石  
門卽此或云魯城門二說何從

答魯城門是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  
門名石門案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注云魯城外門蓋郭門

也今論語無此注閻氏釋地從之而爲之說曰孔子轍環久使子

路歸魯甫抵城而門已闔宿於郭之外門次日伺門入門者訝其太蚤曰汝從何來乎若門既啟往來如織焉得盡執人而問之一也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問爲孔某二也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栖栖皇皇歷聘於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三也

婁生問禮記仲尼燕居云夫夔達於樂而不達禮子貢至疑其窮然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於夔龍伯夷不知夔之不達於禮而讓之不知知其不達於禮然且讓



不忠伯夷之賢必不出此意夔非不達於禮者  
答此問是也正義已先引虞書證之言夔非是不能行禮  
但不特通達非謂全不知於禮爲困窮也陳氏祥道亦曰  
觀夔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  
無傲則以禮樂教中和亦不過如此此說與孔義相足案  
戴記雜出漢儒傳述其所稱孔子曰子云子曰不盡可據  
坊記中既有子云又引論語曰顯爲不合故石梁王氏曰  
皆後人爲之也至皇氏以達爲掌言夔掌樂不掌禮則於  
義無文孔氏已駁之矣

鈞問春秋有二燕國在今何地

答南燕杜注今東郡燕縣在今汲縣西有古燕城北燕杜

注今薊縣在今大興縣東南燕姑姓黃帝後北燕姬姓召公奭後

婁生問春夏之交有鳥鳴曰郭公亦曰割麥插禾亦曰刮鍋刮鍋是布穀否

答是布穀即鳴鳩也因鳴聲以命名凡聲近之字俱可通

一曰鵠鵠爾雅鳩鵠鵠

說文作枯鵠毛維鳩居之傳一作枯鞠鳴鳩在桑傳亦同

曰穫穀爾雅郭注江東呼之為穫穀一曰搏穀鄭月令鷹

化為鳩注搏穀也一曰擊穀詩疏引陸璣疏又方言周魏

之閒謂之擊穀一曰結誥方言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閒

謂之結誥一曰郭公一曰撥穀陳藏器本草拾遺云江東

呼為郭公北人云撥穀一曰勃姑一曰步姑六書故云其

聲若曰布穀故謂之布穀又謂勃姑又謂步姑一曰卜姑  
一曰保姑王氏廣雅疏證云今揚州人呼之爲卜姑德州  
人呼之爲保姑蓋穫穀擊穀結誥郭公者鵠鶉之轉聲搏  
穀撥穀勃姑步姑卜姑保姑者布穀之轉聲也其鳥身灰  
色翅尾末並雜黑色或以布穀爲戴勝引方言鳩鳩自關  
而東謂之戴勝爲證然戴勝生自穴中不巢生自是二物  
也至諺曰阿公阿婆割麥插禾脫却布袴並見本草釋名脫了潑  
袴見陳師道詩注家家撒穀淮上好過刮鍋刮鍋看我麥黃甚熟

則皆因其聲之近而呼之不盡本於雅訓也

又問子規異文凡幾其名義亦別有可徵否

答卽爾雅鶯周也其異名一曰子鶯爾雅郭注子鶯鳥出

蜀中一曰子規爾雅疏子嚮今謂之子規是也一曰秭鳩  
 史記麻書秭鳩先澤徐廣注即子規也一曰姊歸高唐賦  
 姊歸思歸李善注引郭爾雅注或曰即子規一名姊歸一  
 曰子鳩廣雅鷦鷯鷦鷯子鳩也一曰鷦鷯離騷經恐鷦鷯  
 之先鳴兮一曰鷦鷯漢書揚雄傳一曰買鷦王逸離騷注  
 鷦鷯一曰買鷦廣雅作鷦鷯漢書注作買鷦一曰蜺蛙枚乘梁王菟園  
 賦一曰鷦鷯張衡思立賦一曰杜鷦御覽引臨海異物志  
 云鷦鷯一名杜鷦一曰子鳩御覽引蜀王本紀一曰子鷦  
 華陽國志凡十三名皆似其聲之輾轉而命之也若說文  
 又以為望帝禽經以為杜宇則皆本蜀王為說不盡從聲  
 得也至其義之異者有三焉燕也鷦也布穀也曰燕者本

說文嚮周燕也詩疏引舍人曰嚮周名燕燕又名馭孫炎  
曰別三名此合爾雅下文而釋之又以其毛色慘黑頭有  
小冠與燕略似不知子規不巢於人家燕亦不日夜鳴也  
誤一曰鴟者本李善思立賦注引服虔曰鴟鴞亦名鴟伯  
勞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爲春鳥繆也王氏廣  
雅疏證難之曰離騷言此以爲小人得志則君子沈淪野  
鳥羣鳴則芳草衰謝乃假設爲文非實有其事可無以春  
鳥爲疑矣誤二曰布穀者本玉篇嚮卽布穀廣雅子鳩一  
名鷓鴣離騷注作買鷓玉篇又以買鷓爲布穀說者遂合  
爲一誤三蓋子規所在有之蜀中尤多邵氏爾雅正義云  
大如鳩以春分先鳴至夏尤甚日夜號深林中口爲流血

至章陸子熟乃止此別爲一類自與他鳥異耳  
又問左宣十二年傳晉原穀杜注原穀先穀孔疏謂先軫  
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原其上世所食於時趙氏有原  
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先趙共食一邑疑未必然  
答此疑是也原自僖二十五年襄王始賜晉文公遷原伯  
貫之後趙衰卽爲原大夫傳其子同故稱原同而先軫與  
衰同事文公僖二十八年傳已稱原軫將中軍距衰爲原  
大夫甫三年不應割衰之邑與軫共之且傳亦無徵也凡  
傳之稱人有以邑爲氏者如樊皮東門襄仲之類有以邑  
冠名者如卻至爲溫季及原同屏括樓嬰之類然皆承其  
先世之舊始得氏之名之無及身而氏之名之者故同曰

原而衰不曰原也今軫既曰原必其先曾食是邑後歸於王因以目之非與衰共食之也疏謂其上世所食是也謂分原邑而共食之則誤矣

鈞問隱十一年傳王取鄆劉薦邗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其一曰溫是溫爲鄭邑矣而莊十九年蘇子出奔溫僖十年狄滅溫注仍歸之蘇氏何也

答溫本周畿內邑以賜鄭鄭不歸王則蘇子不得奔狄不得滅必鄭有歸溫之文而傳失之疑桓五年鄭莊射王中肩之後歸此田與王成然不可攷矣

婁生問左文十四年傳王叛王孫蘇叛者反背之辭非君之所施於臣疑此本爲王孫蘇叛王而簡文誤倒下而使

尹氏聃啟亦王孫蘇使之

答春秋之作以尊周也左氏不達此義每儕周於列國如  
隱三年傳王貳於虢及此傳王叛王孫蘇貳與叛皆臣背  
君之名而左以施之天子天澤之辨紊矣杜亦知其不可  
訓也故於隱三年傳則注云王欲分政於虢於此傳則注  
云不與皆微其詞以袒左此自左之失辭不必其有錯簡  
也且左氏往往黨邪醜正其是非繆於孔子而每僞爲孔  
子之言以成其繆如趙盾不君而曰越境乃免且重惜之  
是寬其弒也洩冶死諫而曰毋自立辟是以其死爲自及  
也至鄭莊之惡而譽之如恐不及則洪容齋已論之矣  
又問易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注誅傷也本義從之訓



誅爲誅夷之誅與晝反對其義何居  
答示兒編云嘗求之象則曰明入地中明夷又求之於明  
卦有曰明夷務闇卦略又曰明夷爲闇之主則知明出地  
上爲晝明入地中爲昧當作明夷昧也案季昭說是也蓋  
誅昧形近之譌說文昧一曰闇也相如難蜀父老文習爽  
闇昧仲虺之誥兼弱攻昧傳闇則攻之並闇昧互訓則輔  
嗣說明夷爲闇季昭又申之爲昧正與古訓合郭氏雍亦  
曰晉與明夷朝暮之象也輔嗣之闇卽禮器逮闇而祭之  
闇書堯典暘谷昧谷指日出沒言暘爲朝則昧爲暮亦足  
證郭義而與季昭相發明也至釋文引九家荀注誅滅也  
則猶之傷也皆望誅而生義耳

又問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示兒編云采當作蔡叔之蔡此綬服之制內外皆千里也然否

答此雜用禹貢及周官也甸卽職方之甸服

大行人及大司馬之九畿

並同采卽禹貢之百里采亦卽職方之采服流卽禹貢之二

百里流千里之內以其至爲言王圻外方五百里爲侯服又五百里爲甸服是去王圻千里之內也千里之外以其極爲言甸服外方五百里爲男服又五百里爲采服自此而外則衛要夷鎮藩不可以命而禹貢之荒服則極於二百里流故變文以流命之舉首尾以該中間一句實包侯綬要荒四服使夏周二代之制互文以見義正記禮者立辭之妙故鄭注以采爲九州之內流爲九州之外引禹貢

文爲證斯得之矣若蔡則在禹貢要服去甸服不止千里此季昭執禹貢之綏服而未覈周制故不可盡通耳

婁生問禮記名篇既有仲尼燕居又有孔子閒居何也

答示兒編鄭氏不云乎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

居

今釋文同

王昇亦云退朝曰燕退燕曰閒孔子可以卽安故

次之以燕居閒居案燕則有事於君者之辭燕寢燕器燕食燕樂之屬皆退朝而處者所有事也閒則或訓暇或訓靜或訓息訓私皆囂然自得如周禮所稱閒民無常職者也

又問齒牙之異骨主齧齧皆出又爲文

答統言之則稱齒稱牙析言之則前當脣者齒後在輔車

者牙說文齒口斷骨也急就篇鼻口脣舌斷牙齒顏注齒者總謂口中之骨主齧齧者也又說文云牙壯齒也

從段本

象上下相錯之形此統言之也詩誰謂鼠無牙又相鼠有齒東方朔說騶牙曰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此析言齒也說文壯齒段注引士部壯大也謂齒之大者釋名牙櫛牙也隨形言之也輔車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此析言牙也而左僖五年傳輔車相依

杜注輔頰輔車牙車

脣亡齒寒二語猶顯

又問賁凡十音義亦各別以何為長

燕風賦燕鰲人曰問

答說文賁飾也此主易賁卦音彼義反而書盤庚用弘茲賁注弘賁皆大也音扶云反詩賁鼓維鏞傳則云天鼓也音符云反案賁當以墳為本音而臂為別音大為本詰而

飾爲旁詁何明之以字之得賁聲者明之賁从土爲墳詩  
特羊墳首傳左昭十二年傳是能讀三墳五典賈注並云  
大也从水爲瀆爾雅汝爲瀆注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  
詩敦彼淮瀆段氏玉裁以爲當从毛大防之訓从艸爲蕢  
禮記內則菽麥蕢釋文蕢大麻子从麻之麋猶蕢也从羊  
爲贖廣雅土羊謂之贖羊淮南汜論作墳則亦當訓大矣  
从豕爲贖易大畜贖豕之豕虞注劇豕稱贖劇訓甚訓繁  
多猶大也从鼓省爲鼗爾雅大鼓謂之鼗从人爲僨國語  
周語齊位實疾僨漢書五行志僨作顛說文顛天也而天  
从一大从心爲憤莊子盜跖釋文憤滿也方言十二憤盈  
也盈滿並有大義从肉爲臄素問諸氣臄鬱注臄謂臄滿

滿亦大也从車爲輶文選長楊賦碎輶輻李善引服虔注  
云輶輻百二十步兵車或可寢處云可寢處是亦大車矣  
得賁聲而有小義者凡十有一文豈其子皆訓大音墳而  
母轉訓飾音臂邪蓋此賁文當別建一部凡賁之屬皆从  
之不當附貝下也

又問左成二年傳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杜注謂文十  
八年殺母弟須傳二子謂華元樂舉然文十八年傳有樂  
呂無樂舉豈呂舉一人邪

答宣二年傳囚華元獲樂呂杜注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  
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元爲生獲則呂當死於  
大棘之役故下傳云贖華元華元逃歸而呂不再見若呂

亦生獲則傳卽云獲華元樂呂不必有異文矣舉必非呂  
殺須時亦必非舉注殆有未覈邪惟舉別無所見其縱君  
之惑亦不能他有所指此可疑耳

鈞問大學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說上必冠以子何也

答此明莊烈帝已詰之近儒顧亭林氏毛西河氏全謝山  
氏各有論辨有以師稱之者如公羊隱十一年傳子沈子  
曰注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  
也凡公羊傳之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皆是也有平  
等稱之者如荀子稱宋鉞爲子宋子國語王孫駱西河作雄非  
稱范蠡爲子范子皆是也有自稱之者如公羊桓六年宣  
五年傳自稱子公羊子唐劉夢得自稱子劉子宋張橫渠

自稱子張子王伯厚自稱子王子皆是也章句之子程子  
殆比於師而稱之邪出言自稱之語取公羊傳六年宣  
又問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注畏人或時以非罪攻  
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而陳氏集說則謂  
畏懼而死二說何从土音著其說唯出其不家于音說唯  
答通典引此文云盧植注畏者兵刃所殺也王肅曰犯法  
獄死謂之畏爾雅曰畏刑者也白虎通德論畏者兵死也  
先外曾王父朱武曹先生曰畏威也故先儒皆以兵死釋  
之煦案非理而死於兵皆謂之畏與厭之巖牆死溺之水  
死正爲同類不必如注之曲說也其引孔子畏於匡尤非  
又問月令挺重囚鄭注挺猶寬也陳氏集說拔出之義二



者何从

答呂覽仲夏淮南時則並有此文齊注云緩也後漢書章懷太子注挺猶緩也蓋謂夏主長養故緩重囚之罰而益其食以養之至秋乃行法耳若訓寬訓拔則將散而出之豈常法邪且何復云益其食邪

婁生問門字左傳中虛用者兼攻守二義否

答晉人圍曹門焉門於桔枿之門齊人伐我北鄙圍龍盧蒲就魁門焉門於巢門於許東門此以攻爲義也一人門於句躡一人門於戾耶此以守爲義也

又問左宣九年傳引詩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杜注邪辟之世不可立國無危行言孫然以洩治之直諫而重譏之恐

非詩義毛鄭亦有說否  
答毛傳云辟法也鄭箋云民之行多爲邪僻者乃女君臣  
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案鄭明云民之邪僻乃君臣之  
不法所致非謂邪辟之世不可立法也杜去鄭未遠豈不  
見箋而務爲此注以申左之僻說其誣詩亦甚矣至杜又  
引國無道危行言孫以爲證尤爲不經夫此自爲士之在  
下者而言若以身許國而坐視其君臣淫亂不置一辭猶  
援言孫以自解不與於不忠之甚者邪杜氏丁魏晉之交  
懼觸禍機容默以自全而於此自道其所得嗚呼悖矣

蒿盒類稟卷三十二

雜纂二

金壇馮煦

安吳書譜上篇

包安吳氏藝舟雙楫論書多詣微之旨而詞繁不殺且或  
複種流覽所及竊爲要刪猶安吳之於過庭也

秦程邈作隸書漢謂之今文蓋省篆之環曲以爲易直世  
所傳秦漢金石凡筆近篆而體近眞者皆隸書也及中郎  
變隸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勢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魏晉  
以來皆傳中郎之法則又以八分入隸始成今眞書之形  
是以六朝至唐皆稱書爲隸自唐人誤以八爲數字及宋  
遂混分隸之名竊謂大篆多取象形體勢錯綜小篆就大

篆減爲整齊隸就小篆減爲平直分則縱隸體而出以駿  
發真又約分體而歸于遒麗相承之故端的可尋故隸真  
雖爲一體而論結字則隸爲分源論用筆則分爲真本也  
西晉分書孫夫人碑是孔羨法嗣用筆沈痛不減而體稍  
疏雋太公望碑是乙瑛法嗣結字宕逸相逼而氣加凝整  
大率晉人分法尤近隸勢自北魏以逮唐初皆宗孫夫人  
及會稽晚出始尙太公望極于韓史益趨便媚分法不古  
隸勢因之晉人隸書世無傳石研究二碑可以意測蓋中  
郎立極梁傳其勢鍾傳其韻後遂判爲二派至近人鄧石  
如始合二家以追中郎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西晉分書  
有太公望任城太守孫夫人二碑雖峻逸殊科而皆曲折

頓宕姿致天成至率更法任城會稽法呂望惟于波發注  
意其牽引環轉處多行以今隸之法中郎洞達之風息已  
正書惟太傅賀捷表右軍且極寒大令十三行是真跡  
下此則刁遵志足繼太傅張猛龍足繼大令龍藏寺足繼  
右軍皆于平正通達之中迷離變化不可思議 右軍真  
行草法皆出漢分深入中郎大令真行草法導源秦篆妙  
接丞相米老右軍中含大令外拓之說適得其反 隸不  
本分草不本篆濫觴真草千文 永興書源於大令又明  
大令與右軍異法 結體以右軍爲最奇祕閣所刻之黃  
庭南唐所刻之畫贊筆力驚絕能使點畫蕩漾空際迴互  
成趣大令十三行稍次之曹娥碑俊朗殊甚而結字序畫

漸開後人勻稱門戶當是右軍誓墓後代筆人所爲或出  
羊侍中樂毅論各本皆是唐人自書 見華亭覆澄清堂  
帖載右軍又頃水雨以復爲災彼何似兩行十一字歎其  
如蟲網絡壁勁而復虛真吳郡所謂同自然之妙有非力  
運所能成因信高坐兩行素書入神高閑以下只可懸之  
酒肆襄陽之言良非無見徧閱唐人傳書成篇幅而不個  
山陰家法者唯屏風書及書譜然屏風書遣筆處恆傷疾  
又形骸多有未檢書譜守法頗嚴而苦凋疏無屏風書茂  
密之致 右軍作真如草大令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率更  
雅有神解襄陽贊以真到內史而狀之曰莊若對越俊如  
跳擲信爲知言然率更下筆則莊俊俱到右軍下筆則莊

俊兩忘此則欲從末由者已作草如真有唐三家略存其  
意長史八法完具而不能無檢攝不及處醉僧藏鋒內轉  
瘦硬通神而勳墨挫豪不無碎缺少師鋪豪入紙至能齊  
力而矜奇尙褊踽踽涼涼未免已甚下此遂無可言者

北碑以清頌碑玉佛記爲最奇然較十三行已爲平近無  
論畫贊黃庭也內景經縱勢取姿可謂有韻然序畫雅無  
奇趣鶴銘神理正同內景以爲右軍書者皆非見匡廬眞  
相者也降至王侍中用筆漸平而結字益實蓋二王以前  
之書無論眞行帖中所無不能撮合偏旁自創一字以參  
其閒侍中以下則漸可以後人之體勢入之而不嫌矣草  
書唯皇象索靖筆鼓盪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伯英諸

帖大都是大令書行以篆法下筆如鷹鷂搏擊適而不褊  
疏而不凋雖經挪行尙可想見所向無空闊之意態也

北朝隸書雖牽導源分篆然極意波發而般若碑渾穆簡  
靜自在滿足與郟閣頌析里橋同法逼近章草當爲右軍  
以前法物平原會稽各得其性之所近征西出師頌太令  
保母志可稱一家眷屬以其絕去作用處同也 北碑體

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  
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

分者體近易見也南朝遺跡唯鶴銘

天監井闕在茅山可辨者尙數十字字勢

一 同鶴銘可證  
鶴銘爲隱君書

石闕二種蕭散駿逸殊途同歸而鶴銘刻

泐已甚石闕不過十餘字又係反刻此碑字逾千言其空



白之處迺以摩崖石均讓字均行竝非剝損真文苑奇珍也 滎陽鄭羲渤海刁遵朱義章楊大眼張猛龍賈思伯皆北魏碑般若碑字方二寸三百言尙完好無時代年月書勢敦厚渾雄予臆定爲西晉人書實古今第一真書石本也 泰山經石峪與焦山鶴銘相近而淵默時或過之 鄭文公季子道昭自稱中岳先生有雲峰山五言詩及題名十餘處字勢巧妙俊麗近南朝郊超謝萬常疑其父墓下碑經石峪大字刁惠公誌出其手也 唐人草法推張長史錢醉僧楊少師三家長史書源虞陸故醉僧以爲洛下遇顏尙書自言受筆於長史聞斯八法若有所得世所傳肚痛春草東明秋寒諸帖皆非真迹惟千文殘本二

百餘字伏如虎卧起如龍跳頓如山峙挫如泉流上接永興下開魯郡是爲草隸醉僧所傳大小千文亦是僞物惟聖母律公導源篆籀渾雄鷲健是爲草篆少師韭花起居法皆出仿寫至大仙帖逆入平出步步崛彊有猿騰蠖屈之勢周隋分書之一變是爲草分其餘如屏風絕交書譜諸帖雖俱託體山陰止成藁行而已 伯英變章爲草歷大令而至伯高始能窮奇盡勢然唯千文二百字是真跡他帖皆趙宋以後俗手所爲予玩千文而悟伯高爲草隸藏真爲草篆景度爲草分雖同出伯英得筆各有原本北魏書經石峪大字雲峰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志爲一種皆出乙瑛張公清頌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始平公

各造像爲一種皆出孔羨李仲璇敬顯儁別成一種與右  
軍致相近在永師千文之右或出衛瓘而無可證驗隋龍  
藏寺庶幾紹法遜其淡遠之神而體勢更純一齊儁修羅  
碑雖以險峻取勝而波法仍歸蘊藉北朝書承漢魏勢率  
尙扁此易爲長已爲率更開山朱君山碑用筆尤宕逸整  
齊而具變態蓋得之秦篆山谷以箭鋒所直人馬應弦爲  
有韻驗以此書信爲知言也刁惠公志最茂密平原于茂  
字少理會會稽于密字欠工夫少師結字善移部位自  
二王以至顏柳之舊勢皆以展蹙變之故按其點畫如眞  
行而相其氣勢則狂草山谷云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  
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闌言其變盡

蘭亭面目而獨得神理也蘭亭神理在似奇反正若斷還連八字是以一望宜人而究其結字序畫之故則奇怪幻化不可方物少師反其道而用之正如尼山之用狂狷書至唐季非詭異卽軟媚軟媚如鄉愿詭異如索隱非少師之險絕斷無以挽其頹波也 吳興用意結體全以王士則李寶成碑爲枕中祕而晉唐諸家亦時出其孥下至於作僞射利之徒則專取時尚之一家畫依字樞力求貌似斷不能追蹤導源以求合於形骸之外故凡得名跡一望而知爲何家者字字察其結體用筆之故或取晉意或守唐法而通篇意氣歸於本家者真跡也知爲何家細求以本家所習前人之法而不見者仿書也 東坡香光俱得

力于景度然東坡謂其雄傑有顏柳之遺香光謂其以險  
絕爲奇破方爲圓削繁成簡是猶未見彼結胎入悟處也  
諸城劉文清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後潛心北朝  
碑版意興學識超然塵外桐城姚惜抱晚而工書專精大  
令爲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時出華亭之外其半寸以  
內眞書潔淨而能恣肆多所自得懷寧鄧頑伯篆隸分眞  
狂草五體兼工一點一畫若奮若搏蓋自武德以後閒氣  
所鍾百年來書學能自樹立者莫或與參非一時一州之  
所得專美也 自唐迄明書有門戶者廿人爰爲續評永  
興如白鶴翔雲人仰丹頂河南如孔雀皈依佛花散金屏王  
知敬如振鷺集而有容柳誠懸如關雎摯而有別僻少保

如雛鶴具千里之志鍾紹京如新鶯矜百轉之聲率更如  
虎卧而愈健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穩實而利  
民用會稽如戰馬雄肆而解人意景度如倭羸強韁布武  
緊密范的如明駝舒步舉止軒昂玉局如丙吉問牛能持  
大體端明如子陽據蜀徒飾鑾輿山谷如梁武寫經心儀  
利益海岳如張湯執法比用重輕子昂如挾瑟燕姬矜寵  
善狎伯幾如負暄野老嘈雜不辭京兆如戎人呀布不知  
麻性宗伯如龍女參禪欲證男果音國朝書品平和簡靜  
道麗天成曰神品醞釀無迹橫直相安曰妙品逐迹窮源  
思力交至曰能品楚調自歌不謬風雅曰逸品墨守迹象  
雅有門庭曰佳品右爲品五妙品以降各分上下共爲九

等能者二等仰接先民俯援來學積力既深或臻神妙逸  
取天趣味從卷軸若能以古爲師便不外於妙道佳品諸  
君雖心悟無聞而其則不失攻苦之效未可泯沒至於狂  
怪輒媚并係俗書縱負時名難入真鑒庶使雅俗殊途指  
歸不昧其人皆以既往爲斷就所見而條別之同等則約  
以世序爲其後先神品一人鄧石如隸及篆妙品上一人  
鄧石如分及真妙品下二人劉墉小真姚鼐行草能品上  
七人釋邱山真及行宋珏分及榜傅山草姜宸英行鄧石  
如草劉墉榜黃乙生行榜續一人張琦真行及分能品下  
二十三人王鐸草周亮工草笄重光行吳大來草趙潤草  
榜張照行劉紹庭草榜吳襄行翟賜履草王澐行周於禮

行梁嘯真及行翁方綱行于令芳行巴慰祖行顧光旭行  
張惠言篆王文治方寸真劉墉行汪庭桂分錢伯垌行及  
榜于書佃行段玉立小真及草續三人吳德旋行陳希祖  
行黃乙生小真行逸品上十五人顧炎武正蕭雲從行釋  
雪浪行鄭籃分及行高其佩行陳洪綬行程邃行紀映鍾  
行金農分張鵬翀行袁枚行朱筠稿朱珪真鄧石如行宋  
鎔行逸品下十六人王時敏行及分朱彝尊分及行程京  
萼行釋道濟行趙青藜真及行錢載行程瑤田小真巴慰  
祖行汪中行畢涵行陳淮行姚鼐小真程世溥行李天澂  
行伊秉綬行張桂巖行佳品上二十二入沈荃真王鴻緒  
行先著行查士標行汪士鋐真何焯小真陳奕禧行陳鵬



年行徐良行蔣衡眞于振行趙知希草孔繼棟行嵇璜眞  
錢澧行桂馥分翁方綱小眞張燕昌小眞康基田行錢坫  
篆谷際岐行洪梧小眞續六人吳育篆及行方履錢分梅  
植之行朱昂之行李兆洛行徐準宜眞佳品下十人鄭來  
行林佶小眞方觀承行董邦達行華崑行秦大士行高方  
小眞金榜眞吳俊行陳崇本小眞



安吳書譜下編

學者有志學書先宜擇唐人字勢凝重鋒芒出入有迹象者數十字多至百言習之用油紙悉心摹出一本次用紙蓋所摹油紙上張帖臨寫紙下有本以節度其手則可以目導心追取帖上點畫起止肥瘦之跡以後逐本遞奪見與帖不似處隨手更換可以漸得古人迴互避就之故約以百過意體皆熟乃離本展大加倍盡已力以取其迴鋒抽掣盤紆環結之巧又時時閉目凝神將所習之字收小如蠅頭放大如榜署以驗之皆如在覩乃爲真熟故字斷不可多也然後進而求北碑習之如前法以堅其骨勢然後縱臨所習之全帖漸遍諸家以博其體勢閑其變態乃

由真入行先以前法習褚蘭亭肥本筆能隨指環轉乃入閣帖唯爭位坐至易滑手一入方便法門難爲出路要之每習一帖必使筆法章法透入肝膈每換後帖又必使心中如無前帖積力旣久諸家之形質性情無不奔會筆下雖曰與古爲徒實則自懷杼軸矣唯草書至難先以前法習永師千文次征西月儀二帖宜遍熟其文乃縱臨張伯英二王以及伯高殘本千文務以不真而點畫狼籍一語爲宗則擬之道得也善夫吳郡之言乎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尙工是擬雖貴似而歸於不似也 唐韓方明謂八法起于隸字之始傳于崔子玉歷鍾王以至永禪師者古今學書之機括也八法者點爲側平橫爲勒直爲努鉤

爲趯仰橫爲策長撇爲掠短撇爲啄捺爲磔也以永字八  
畫而備八勢故用爲式 字有九宮凡字無論疏密斜正  
必有精神挽結之處是爲字之中宮然中宮有在實畫有  
在虛白必審其字之精神所注安置于格內之中宮然後  
以其字之頭目手足分布于旁之八宮則隨其長短虛實  
而上下左右皆相得矣每三行相並至九字又爲大九宮  
必須統攝上下四旁之八字而八字皆有拱揖朝向之勢  
以硬黃摹蘭亭數十過更以朱界九宮移其字每日習  
四字每字連書百數轉鋒布勢必盡合于本乃已百日拓  
蘭亭字畢乃見古人抽毫出入序畫先後與近人迥殊遂  
以蘭亭法求畫贊洛神仿之又百日乃見趙宋以後書福

急便側少士君子之風子旣心儀道麗之旨知點畫細如  
絲髮皆須全身力到始歎此十年前學成提肘不爲虛費  
也 書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質然性情得於心而難名形  
質當於目而有據古帖之異於後人者在善用曲閣本所  
載張華王導庾亮王廙諸書其行畫無一黍米許而不曲  
者右軍已爲稍直子敬又加甚焉至永師則非使轉處不  
復見用曲之妙矣米趙之書雖使轉處其筆皆直而山陰  
僞跡多出兩家非明於曲直之故烏能一目辨晷哉秦漢  
六朝傳碑不甚磨泐者皆具此意彙帖得此祕密所見唯  
南唐祖刻數種其次則棗版閣本北宋蔡氏南宋賈氏所  
刻已多參以己意明之文氏王氏董氏幾於形質無存况

言性情邪然能曲直則可以意求之有形質無形質之間而窺見古人真際也曲直之粗跡在柔潤與硬燥凡人物之生也必柔而潤其死也必硬而燥草木亦然柔潤則肥瘦皆員硬燥則長短皆扁是故曲直在性情而達於形質員扁在形質而本於性情唐賢真書以渤海爲最整河南爲最暇然其飛翔跳盪不殊草勢以其用筆較江左爲直而視後來則猶甚曲也 予見六朝碑拓行處皆留留處皆行凡橫直平過行處也古人必逐步頓挫不使率然徑去是行處皆留也轉折挑剔留處也古人必提鋒暗轉不肯撇筆使墨旁出是留處皆行也 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體莊和行墨澀而取勢排宕萬毫齊力故能峻五指齊

力故能澀分隸相通之故原不關乎迹象長史之觀于擔  
夫爭道東坡之喻以上水撐船皆悟到此閒也北碑畫  
勢甚長雖短如黍米細如纖毫而出入收放偃仰向背避  
就朝揖之法備具起筆處順入者無缺鋒逆入者無漲墨  
每折必潔淨作點尤精深是以雍容寬綽無畫不長北  
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  
之矜持故形板刻河南聖教序記其書右行從左玩至  
右則字字相迎從右玩至左則筆筆相背丞相云下筆  
如鷹鷂搏擊右軍云每作一點畫皆縣管掉之令其鋒開  
自然遒麗侍中云崔杜鍾張二衛之書筆力驚絕梁武帝  
與隱居評書以中郎爲筆勢洞達右軍爲字勢雄強古人



蓋未有不尙峻勁者永師之後虞歐褚陸徐張李田顏柳  
大暢宗旨中更喪亂傳筆法者唯明州布衣范的洛陽少  
師兩家范之阿育王碑行閒茂密楊之大仙帖畫久峭險  
自茲以降宋之東坡明之香光亦臻妙悟東坡云我雖不  
善書解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香光云畫中  
須直不得輕易偏輒可謂心通八法者矣 道蘇須知其  
瀾漫由董須知其凋疏汰瀾漫則雄逸顯避凋疏則簡澹  
真 十三跋是偽物子昂雖兩未必至是然今世盛行其  
說受病最深處無如陳疇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二語  
五百年來佳子弟多爲所誤夫千人曰俊君子正衣冠尊  
瞻視儼然可畏所以爲有俊氣也豈必齟笑慵妝作失行

婦人狀哉永叔曰書至梁陳之際而工極余嘗歎爲知言  
惜南朝禁立碑墓志出土惟保母一種而原甄又失幸有  
始興王碑剝蝕之餘尙可證前說之謬妄思白但於彙帖  
求六朝故自言廿年學魏晉無入處及學宋人乃得真解  
蓋彙帖皆宋人所摹固不如自書之機神完足也近人王  
澐謂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斷碑亦爲有見地者唐以前  
書皆始艮終乾南宋以後書皆始巽終坤用筆之法見  
于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斷不可及者則在  
畫之中截蓋兩端出入操縱之故尙有迹象可尋其中截  
之所以豐而不怯實而不空者非骨勢洞達不能倖致  
鋒旣著紙卽宜轉換於畫下行者管轉向上畫上行者管

轉向下畫左行者管轉向右是以指得勢而鋒得力 篆  
書之員勁滿足以鋒直行於畫中也分書之駿發滿足以  
毫平鋪於紙上也真書能斂墨入豪使鋒不側者篆意也  
能以鋒攝墨使豪不裹者分意也 一波三過折者以墨  
裹住鋒力大指直提擘心重壓則筆心著紙而不曲副豪  
斂入筆心以一筆之用備三筆之功故曰簡也 執筆欲  
其近布指欲其疏 始于指法終于行閒筆實則墨沈筆  
飄則墨浮 東坡有言執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 陽湖  
黃乙生小仲曰書之妙在左右有牝牡相得之致一字一  
畫之工拙不計也其要在執筆食指須高鉤大指加食指  
中指之閒使食指如鵝頭昂曲者中指內鉤小指貼名指

外拒如鵝之兩掌撥水者故右軍愛鵝大令亦云鳥以爪  
畫地 吳江吳育山子曰凡下筆須使筆毫平鋪紙上乃  
四面圓足此少溫篆法也 武進朱昂之青立曰作書須  
筆筆斷而後起 秀水王良士仲瞿曰管須向左迤後稍  
偃若指鼻準者鋒乃得中 宜興吳德旋仲倫曰道固歸  
于墨不溢出于筆而學之則自墨溢出于筆始 陽湖錢  
伯坳魯斯曰古用兔毫故書有中綫今用羊毫其精者乃  
成雙鉤 懷寧鄧石如頑伯曰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  
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 執筆宗小仲而輔  
以仲瞿運鋒用山子而兼及青立結字宗頑伯而合于小  
仲屏去模仿專求古人逆入平出之勢